



唐語林卷四

豪爽

明皇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
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
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
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
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餽乘馬而去

明皇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
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
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
蹕及車駕過金橋原註橋在潞州御路繁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

羽衛整肅請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

此下原闕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

子韋無忝陳閔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

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子

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狼猪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

謂之三絕

明皇爲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

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槩

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明皇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

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

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

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

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

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明皇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卽成如不加

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

初詣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

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

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神氣自

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

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卽

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明皇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雷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沔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明皇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明皇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旃然卽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爲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特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原註安也

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尙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爲汝父離婦焉其母懷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

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
兒也武惠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
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
瑄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
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
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
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
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
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
王江寧昌齡申寃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
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嚴武小瑕武奴遽命
杖殺之後爲葬之外家報怨嚴氏之後爲何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其
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
鵬作中天之一柱翬騰則日月增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
爪牙諸侯之龜鑿也大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
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
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
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滅四海數
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
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山人道

重千金寶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
 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種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遇其婢
 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
 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家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
 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
 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
 于公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
 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
 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悻悻在匣悉為贈飾之物有
 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

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
 寶鈿青蛾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夢莫向
 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
 人愛姬為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窺身子無人之地遂以

繪島贖行為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
 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
 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
 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即延
 入與韓夫人原註吏部之姪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
 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興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

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各魏公懷舊嫁
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啟曰昔
于羣小專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
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
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劉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
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恐夜使囚徒為樂罪累必深
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卒
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
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楸角觝之戲翌日
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為炙狀瘤魁之鬪原註魁酒樽也盛一斗二

升多以楸槐瘤為之或銅鑄也坐于地茵大梓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
麤莫敢就食獨五千瞑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
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域健酋又令試觝戲倉龍等亦不利
獨五千勝之十萬之眾為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退
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局鎖不開
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驟于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
也李公既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有有
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察佐莫敢諫
之李元將許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騎旅之年每止
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
及為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

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
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
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
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
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
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啟曰戶
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
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 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
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
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大邱度性
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卽邱度之子也因謂

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嗜昔酒閒吟廿丈
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
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
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觀此形骸足可駭歎左
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
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
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
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
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
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
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

唐詩林卷四
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
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觀元公詩笑
曰僧有漁罾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爲一絕
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
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
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
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
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
別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
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
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賁其家牒求謁不得
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
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
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
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
袖中何物曰告身卽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
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
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
党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

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為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為笑樂及即位裴為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

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

越公原註楊素有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

美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婿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婿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騎島皆有奇數

唐詩林卷四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
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明皇嫌其異
已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明皇大喜

明皇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
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裏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
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尙幼少所裏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
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

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
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爲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
逾八磚後號爲八磚學士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
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爲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
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
自樂懸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之十
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爲
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

唐詩林卷四
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
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俊爽人號
爲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
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曰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
去而復留者數四旣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案此下也調爲
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
卒時以爲中鳩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
豈嘗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
于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
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
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
或四顧無人卽自起去簾鈎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
進止雍容如畫時杜綜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
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雖衛
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角
以異于衆也閭巷有衺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
耶比至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
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

日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雨
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
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
劉圓沆甚賞之

李銛錡從父弟也為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
婢無老幼量頭為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鞠囚有意氣者
咸哀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
厚招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

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
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
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
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死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
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
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
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球聞判官張
僖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
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
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

唐言林卷四
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
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湖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
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爲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
文卷于包侍郎佶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迺包誼也遂默
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
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
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羨

進士張倬濮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
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
逢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暮老無使杞曰和戎之
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于揆年者不
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
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
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
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
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瘁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
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

又疾亟續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為書曰
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續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

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

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

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

韋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原註大李杜姚宋原註亦蕭

李原註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

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

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註員推韋狀原註又有四夔

四凶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日出身三十年白髮衣

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未污袍赤公聞之為奏章服焉

韓僕射臯為京兆尹韋相貫之為畿甸尉及貫之入為相臯

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臯家自黃

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

歸則別置于卧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

鎮荆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

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

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在銓衡三

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

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

案儉素趙璘因話錄作異數

壽考為

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興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為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尚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為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為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為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為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人大傅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

唐言林卷四
第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尚書簡辭宏正
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
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
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
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
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
玉笋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
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
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
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
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于公崔相羣門生也紇
于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
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敕頭孫
河南穀先于鴈門公爲丞紇于封鴈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間則必有歎息之
音會幸三殿東亭見橫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
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于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
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如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不
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為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為新
婦扶出來田舍勦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
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

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

誤或是當時俚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實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
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
八人焉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
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
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
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
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自文宣
二宗始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
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
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
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
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為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為監察御史孔為中丞李

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爲
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蟻時在座因戲諸進
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主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衆皆以
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尙書審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國
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凝
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興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
赴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
後娶顏氏

東裔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
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嘆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
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
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
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
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爲點頭崔家澹容貌清瘦明
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爲朋甲以名德
清重者爲首咸通中李都爲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
伍涓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涓強侵爲羸卒不取焉涓卑屈
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琅邪王氏與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貴號雀頭王氏

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欽鑊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卽皆拜第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敕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爲得人竟亂筦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

讓能貴爲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卽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後有瓌值韋羅甲又曰瑄值都雍謫卽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江洎李巖士葵鋌秦翰王之徒鋌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顥實紉蕭嶰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鄭延昌相

公爲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矚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士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郎鶻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自下

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鶻時在幕爲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啟

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原註杜佑佐權德輿幕李珣佐牛僧孺幕後與使

主同爲相

鄭裔綽爲浙東觀察使奏侍御史鄭公綽爲副使幕客與府

主同姓聯名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驤院官鍾輻爲院巡俱

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爲

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顓門生後粹爲東陽守冲爲

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攜賓客同府主出

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汴二年甲子鮑防侍郎

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

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爲子

皆聯子案此句疑有訛誤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

座主自唐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

韋都尉保衡常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爲閣長都尉欲以知

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攜在中書以爲恥廣明元年乃追盧渥
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于蜀
代之放十二人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
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
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
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
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
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明皇旣誅韋氏擢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
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河南
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
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人曰聖上好文
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
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陳有德
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
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傷逝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

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
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絕
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
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
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詔樂
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也
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
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主但
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歷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
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隨撰其詞意頗自
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
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
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刺史竇宏餘以長
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
曰兵塵犯關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
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
白彎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
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
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得必矣出
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
搜羅之而綠衣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舊樂工也上皇

唐詩林卷四
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鳴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鳴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鳴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于是教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尙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于前未嘗少悅往往瞠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于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誦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興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爲

上舞河滿子詞聲態宛轉錫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敗因入宮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爲人所薄及登第歷榮顯掌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蜀關而致和其詩以寄播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者久之

杜幽公喪公主進狀請落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銜有駙馬字悽感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

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爲潞州府判官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壠遂得歸葬

栖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卽陶貞白鍊丹所也鑑迹猶在後爲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爲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贄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養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滿引徐謂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奧旨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卻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待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

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宏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蔣良逸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爲表飾呂侍郎渭楊侍郎憑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早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敝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卽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錄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絹襦來施良逸對衆便著坐客竊笑不以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

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衡門卽于門外坐輒堦著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郎不久卽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于人人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郎中溫爲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良逸下繩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降堦先生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爲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卽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含宏有操尙時人以爲不及良逸然二人齊

名常兄事良逸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齎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含宏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含宏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含宏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說旣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含宏次年卒桐柏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汙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爲南嶽之冠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已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

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白居易少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登眺嵩洛旣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思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卮角僕烹魚煮茗沂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兩京亂竟不罹其禍

李尚書褒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爲吳興次子昭爲常州當時榮之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皮曰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曰休博士爲詩友寇死浙中方干詩名著于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已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沮始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聾叟酒徒呼爲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大歷中關東饑疫人多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爲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盧藏用之甥不仕鄉里號爲雲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最曉茶鞏縣爲蹇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爲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閩鄉拜右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賢媛

高祖乃煬帝友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會煬帝自上呼爲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曰某爲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裴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來歸羞味進于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

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明皇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好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結因婕妤好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遍于天下乃爲至賤所服婕妤好生延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盡高方輿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即操爲中表所推明皇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爲我求之嬌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好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

明皇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明皇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尙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

唐詩林卷四
篇亦曰直訓劉旣寡居奉道受籙于吳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潏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綠衣秉簡謂之參軍椿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爲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參軍椿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頓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

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卽柳晟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芳爲掌書記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譙嘗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來告及趙夫人輿至王降階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許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爨子儀自捧饌而趙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一往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練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

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

陸相贊知舉放崔相羣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唐語林卷四

唐語林卷五

補遺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補遺四卷並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略以時代為次無

時代者編附于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急擊之必退散無能為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盎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似樹辰在金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面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邀

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旣死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漢擒蕭銑蕩一場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爲兄弟密旣亡雄信降世充勤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勤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勤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勤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旣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勤曰平生誓其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勸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勸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刎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虬鬚客姓張氏赤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橋驛旣設牀爐中煮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敬卧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氏卧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旣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以頭貯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銜之二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真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爲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

候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鬚默然于坐未見之心死飲數盃而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匱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奕棊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奕虬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棊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奕罷請去旣出謂虬鬚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因其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粧奩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旣畢又請更衣衣甚珍奇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襦裘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真天人也于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旣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鬚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佐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覲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拒轍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衛公之

兵法半乃虬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
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
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
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與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
能進上至駐驛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
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
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
爲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于葭蘆
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
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怒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
下討逆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
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
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爲恨太宗謂敬德
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爲夫
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
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尙平陽公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
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壻盡往獨與薛
歡語屢稱其美因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爲不勝解刀以佩
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于舊日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去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尙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

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爲兵部尙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

侯君集家有金篋二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太宗病出英公爲靈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

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勤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而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于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腦癰殆甚待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卽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尙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

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真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大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爲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爲潁川太守設匭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匏箛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兩旁各置一匭橫議者投謗木匭求達者投肺石匭卽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
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爲
首建之于高樞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
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搥其鼓案金雞魏晉
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
齊尙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爲衛
尉所掌北齊每有赦者則于闕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
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卽位其
後河間王孝琬爲尙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
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
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
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
樹爲金雞樹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
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
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
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
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憫太子事下獄
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
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予懷可贈

諫議大夫

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爲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于紹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叩鐘磬使聞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鑪磬數處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竊曰此人卽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攝衛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懷舜投遊擊將軍歷內外兩官則天嘗云懷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衛將軍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卽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謂今同丁令威也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卽宋之問也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張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爲張卿所罰不枉也

張柬之等旣遷明天子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旣行陰雲四盡萬里澄廓咸謂天人之應

中宗時兵部尙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尉陳設尙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旣而吏部船爲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卽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爲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聞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爲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

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干飯澁匙難
縮羹稀筋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幸東宮見之
不悅以爲諷上援筆酬曰啄木背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
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卽位召之詔下而
令之已卒

景龍初有韓令珪起自細微好以行第呼朝士尋坐罪爲姜
武略所按以枷錮之乃謂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姜武略
應云且抵承曹大無煩喚姜五

兵部尙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道
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

中宗崩旣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
于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
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和元祐爲貞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
寓言變幸而意及兵戍韋氏命鞠于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

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爲千牛衛長史
韋鏗初在憲司邵昊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卽位及詔出昊
嵩俱加朝散獨鏗不及昊鼻高高鬚多並類鮮卑鏗嘲之云
一雙獠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身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

身品世間毛鏗白肥而短他日忽于承天門風眩踏地昊詠
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脚被鎚莫怪殿上空行事

爲元非五品才

郗昂性捷直源乾曜嘗戲之曰謝安云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郗曰猶勝以氏爲禿髮若不遇後魏道武稱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與杜黃裳同學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郗以安祿山僞官貶歙縣尉黃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明皇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尙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咸至大官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鷓鴣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網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物四十段用

答至言

汝南王璿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其旨每隨遊幸常戴研絹帽打曲上摘紅椀花一朵置于帽

上簞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
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喜賜金器一厨因曰花奴

原註璣
小字

資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寧主謙謝隨而短斥

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師

原註上于諸親
嘗親稱此號

夫帝王

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
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
公卿間令譽耳寧主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
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主又謝上笑曰阿瞞羸處多大哥亦
不用搗搥衆皆歡賀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策夫子為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
後為文宣公仍長任本州長史代不絕先時廟夫子在西廂
之下武德初并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西方貞觀中
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兩楹南面正位十哲
東西侍立又封顏子為兗公閔子為費侯伯牛為鄆侯仲弓
為薛侯冉有為徐侯子路為衛侯宰我為齊侯子貢為黎侯
子游為吳侯子夏為魏侯曾參以下並為伯其兩京文宣廟
春秋二仲釋奠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
而無樂

學舊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
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
丞簿謂之監官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
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

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
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尋屬邊戈內擾館
宇至今不立

明皇時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鵝毛洪
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變和味道但
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明皇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
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爲相竊知上
意及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
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獲

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卽日西幸上大悅自此
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
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其遵劉說唐承隋代火運故爲
土德衣服尙黃旗幟尙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
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
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
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
者多爲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上納焉
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爲二
王後是歲禮部試土德惟新賦卽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

唐詩林卷五
以爲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鄒介一公焉
扶風太守房瑁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
有事皆潛申國忠以取可否

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噉以娛之呼選人名引人
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翦者與湖州文學兼中
大笑

明皇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
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爲變怪不測有邢
和璞者善算術視人投算而究其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情然
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
視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

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
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方甚便以汁進果
果遂引飲三卮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
鏡視其齒盡焦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
乃于懷中出神膏色微紅傳諸墮齒空中復寢久之視鏡齒
皆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明皇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未畢
如覺雲氣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秘異之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術就公遠勤
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爲之則隱没人
莫能測若自爲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宮人每知上之

所在也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幘置于榨下壓殺而埋弃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逢公遠乘騾于路笑而謂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四顧凄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尚滅度留一物封識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不論其意及幸蜀間乃知其深意方歎異之

明皇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曰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爾召龍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使強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辭不獲已遂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于水鉢中攪旋之梵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頃没于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詎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

尺素騰上旣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盡沾濕孟溫禮爲河南尹目見其事溫禮子嘗言于李栖筠與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回風昭昭然遍諸耳目也

明皇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明皇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賜安祿山哥舒翰虢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于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明皇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厲已因前進日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志

申王有高麗赤鷹每獵必置之駕前目之爲扶雲兒

明皇嘗二殿打球榮王墮馬悶絕黃幡綽奏曰大家年幾不爲小聖體又重儻馬力旣極以至顛躓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婿等與諸色人爲之如人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爲樂耳傍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知樂上曰爾言大有理後當不復自爲也

明皇問黃幡綽是物兒得人憐是物兒者猶何人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號安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常危懼上俛首久之上又嘗登北樓望渭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

是何人左右不對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又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飯直及上前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帝或曰鄭滁州臚于曲江見令史醉卧池岸云更一轉入流又開元中上與內臣作歷日令高力士挾大箴置黃幡綽口中曰塞穴吉幡綽遽取上前叵羅內靴中走下曰內財吉上歡甚卽賜之上好擊毬內廐所養馬猶未甚適與幡綽語曰吾欲良馬久矣誰能通馬經者幡綽奏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丞相言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知之幡綽曰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又黃幡綽滑稽不窮嘗爲戲上悅假以緋衣忽一日佩一兔尾上怪問答曰賜緋毛魚袋上謂曰魚袋本朝官人問合符方佩之不爲汝惜竟不賜

打球古之蹙鞠也漢書藝文志蹙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爲之實之以物蹙蹋爲戲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蹙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球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尙書薛公云打球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于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以美之然打球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之耳今樂人又有蹋毬之戲

作彩畫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躡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蹋鞠之遺事也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代以大麻絙長四五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胸前分兩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爲界震聲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爲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朋竟輸韋巨源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

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技女自繩端攝足而上往來倏忽望若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六尺或蹋肩蹋頂至三四重旣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會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可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衛倉曹參軍自兵寇覆蕩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爲之

明皇在禁中欲與姚元之論事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

潭盃尺上令左右以步輦召之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原註鼓樂部行

雲北山起雨者嘗與明皇論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原註鼓樂部行

魯山花幾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原註去聲肯原註去聲據此乃漢

震第二鼓也且頰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

手拍鼓非羯鼓明矣原註第二鼓左開府又曰頭如青山峰

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

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

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

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沈亦知音貞

元中集樂錄三卷德宗覽而善焉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

賜坐與論音樂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設有舛乖悉可

言之沉沉吟曰容臣與樂官商推條奏上使宣徽使就教坊

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上樂工多言沈曾不留意不解聲

調不審節拍兼有贖病不可議樂上頗異之久之召對且曰

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聽若迫于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

曲問其得失承稟舒遲眾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忿怒作色

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

大逆戕忍當即去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

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駭令主司潛伺察之既而琵琶

工為人訴稱六七年前其母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

罪其笙者乃憂愁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

召對每令沈蔡樂樂工悉惴恐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李龜年彭年鶴年弟兄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年又問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杖杖羯鼓捲後留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捲中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聞鼓捲只在調豎慢此捲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爲破後其地盡爲西蕃所沒破其兆矣上愛幸安祿山呼之爲兒常于便殿與楊妃同樂之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楊妃上顧而問之不拜我而拜妃子何也祿山奏云外國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此腹中何物而大祿山尋聲而對腹中但無他物唯赤心而已上以其真而益親之

張巡將雷萬春于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之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謀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曰向見雷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與潮書曰僕誠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聖主疇則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須展志云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人膏肓坐親斧鑕也

張巡之守睢陽明皇已幸蜀賊氛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于懸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勵將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曰峇堯試一臨鐵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閑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時雍邱令令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衛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衛耳剽所得濡毫有遺所冀多聞補其闕也又說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鳩翔危堞龍護皆文武雄健士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是一張僕射耳則張巡許遠之名焉得以光揚于萬古哉巡性明達不以簿書介意爲真源宰縣有豪華南金悉委之故時人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聞之不以爲事

吳道子訪僧不見禮遂于壁上畫一驢其僧房器用無不踏踐僧知道子所爲謝之乃塗去

王維畫品妙絕工水墨平遠昭國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
人有畫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
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舛

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
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

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
作詩王右丞

王維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
作家在那邊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飲宴
杭州房琯為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案唐房琯

傳琯河南人亦未為鹽官令此疑有誤

驪山華清宮天寶中植松柏徧滿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
北嶺之上最為嶄絕次南即長生殿殿東南湯泉凡一十八
所第一即御湯周環數丈悉砌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
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甃連腹異
口甃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自蓮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
湯西南即妃子湯湯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于
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而下鑿作暗竇走水出東南數十
步復立一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後人為也

潞州啟聖宮有明皇敲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存張宏
靖為潞州從事皆見之

北邙山元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鄴西鼓山東北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于高巒靈響特驚于四表案說文鉦似鈴小者爲鏡周禮以金鏡止鼓然則鉦鼓雖同類鉦乃以金爲之直謂石鼓爲神鉦失其義矣高齊時石鼓鳴未幾而齊滅隋季又鳴無何海內崩亂近天寶末石鼓復鳴俄而幽燕倣擾記傳臨海零陵南康建平天水諸處皆有石鼓其說多同晉武帝時吳郡臨平湖崩出一石鼓扣之不鳴張華云取蜀郡桐木作魚形擊之則鳴于是聲聞數十里後十六國迭據三百餘年攻戰不息是石鼓之鳴咸非吉徵也

費縣西漏澤者漫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卽自浮溢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卽如掃一夕而乾焉蕭穎士以年代莫詳記載所闕信殊異也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有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疲于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賀監爲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爲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慘澹矣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鉤線白曰風波逸其情

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線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宰相竦然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天寶中爲滄陽尉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會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却還云被額房公顧左右何名爲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斂笏對曰查名詆訶爲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可笑識額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爲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多近猥僻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明皇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上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戟神節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卽古之諸侯在其地則于衙門及罷守藩閫雖爵位崇高亦不許列于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爲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于禮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勞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壞決乃以鐵數千萬片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卽依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

唐詩林卷五
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一晝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冬夏短長雲陰月晦一無所差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後吾知免爲宮婢矣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有烏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世世名烏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且前定矣況官與壽乎

杜亞在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杜鴻漸爲都統并副元帥王縉代之鴻漸謂人曰一箇月乞索兒一萬貫錢蓋計使料多以此詰俸錢都數也

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子儀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卽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如龍每一嘶

羣馬登耳身被九花故以爲名

郭汾陽雖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癖動無廢物每收書反之右勢下者以為逐日須至文帖餘悉卷貯每至歲終則散與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勢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吏不暇剪正隨斜曲聯糊一日所用勢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鋸以應召覺愈于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本如半環勢加于折刃之上使纜露鋒楹其書而勢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原註言不時人遂效之其製益妙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敕營甲第瓌材之

美為京城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為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爭修第舍頗為煩弊議者以為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原註續世說明皇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于厨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箎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始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中書

令郭子儀勲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銍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

老

張曇爲郭汾陽從事家嘗有怪問于術者對曰大禍將至唯
休退可免曇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見血有尼者聞之勸其杜
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而杖之其後曇言語有失汾陽銜
之又屢言同列事或獨後見多值方宴罷在姬所不可白事
必抑門者令通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已益不平後因謂公
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杖死

李太尉光弼鎮徐北拒賊衝急總諸道兵馬征討之務皆自
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僂僂明練庶務
應接如流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判官商量將校見僂禮
數如見太尉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能任

人

代宗時百寮立班良久閣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
而出口西蕃頰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對
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敕使反也屯兵無數何不捍寇而欲
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駭而退因此罷議

顏真卿爲尙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
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
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
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
爲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柳相初名載後改爲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酈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泣諫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相載用李紆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爲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可難堪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紆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

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騰騰弟淮王縉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入入元數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與同列人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頷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成風紆樂採異語使僕者訪入錢之美各只是衣短七耳同列爲言紆甚慙

元載擅權多年客有爲都盧緣撞歌欲諷其至危之勢覽之泣下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免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而亦賜死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脫襪襪塞其口而終

顏真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詩美下嫁書傳築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蕩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不變平陽起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常樂亂匡復之師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于一身鄰太虛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大

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帝女之崇于斯爲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吳君曰令珪嘗游宦蜀中使道士勾規占之規驚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爲人君女爲公主嫁于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卽能孺慕育于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穠華秀整令德芬馨婉嫵發于天姿肅雍形于鑒寐奉今上以悌達事韋妃如所生繇是特爲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續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畧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旣望封和政公主降于河東柳潭

既笄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唐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下善謙尊而休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曹曹轉潁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人門第一選尚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既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秉彝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胥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竭方供侍不務華采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大參朝天旅進嫣然班敘之內迴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洎凶羯亂常潼關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孀嫠屏居誰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餼之事伯姒華陰楊氏太真妃之姊也貴倖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黷思未綢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噍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贍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已了雖其密親罔或能辨柳之親昵伯仲姑姊隱覲將迎唯恐不至糾逖疏屬撫循惇嫠繇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互或未周嬰孩罔及每至伏臘酌祠烝嘗必具禮衣花釵之飾以躬中饋堂室之奠式燕探謀豈無婢使姿性

純儉不以迄成先聖休之寶書清問秋八月元宗至蜀仍舊
邑而冊公主以潭爲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
將興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闔閭臨視誅討駙馬率領家豎
折衝張義童等鬪于門中公主及寧國毅弓迭進駙馬乘勝
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時宰具以表聞元
宗自繫誥示先帝懇讓莫當策勳遂寢今上之爲元帥也躬
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摧兇寇如振槁勞旋方及
帑藏其空公主賢遷有無億則屢中數逾千萬悉畀縣官論
者難之肅宗彌留衆皆迭侍主獨瞻依丁去于旁帝有問其
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資莊一區帝愛季女曰
貞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陳焉哀動左右

陵遷窆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罄
家有無以邑入千萬潛充經費上深感歎焉上旣宅亮陰未
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謁動必以聞上敬異之
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旣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
尺不通因至荆南慰薦諸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
上之在陝憂主乏匱乃命中使屢救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
須務令肅給主以國用罄空退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
士其能饜饕首冒國經唯請名香數斤施于佛寺爲上祈福
而已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藍縷膩囊襁負鱗次竭其資斧
親自瞻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於頓于傳置羣盜蝟
起奄及驛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家奴之死

靡他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薛氏遺孤四人分宅居之皆俾成立萊莘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縟雅好組紉駙馬裳衣必親裁紵爰及子女罔衣綺紈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眷迪檢押廣德二年春二月歸于上都諸主高會議際夫黨覲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爲時經百罹粗畧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聞必不悅諸主蹶然競崇討習禮之降殺親之薄厚翕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園視無色主旣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間王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寢

殿乃悉索闕遺備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負來因爾退歸遲明誕育展轉怙悵不能彌忘時屬炎暘熱病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曰辛卯薨于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蒼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漣漣孔懷如失手臂曰予此妹國之鴻寶方期同樂云如何殂嗟哉天實爲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百供務從優厚柳侯招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况乎五男三女或齷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籲昊天而仁覆永絕哺以滋旨嗑而莫就其爲酷痛曷愈于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

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轅軛主
之薨也踣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秣育猶若是臣僕可知
主之將薨馭馬先殞捐館之夕游神別墅乘之周麾徧勞愁
遺俾屏不逮田客兼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髣髴猶見
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于駙馬大義敦肅不恃倪天之
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于名利願究衛生之經
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真宗故于他時並受法錄
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勗者
則心有慊焉率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爲死生恒理先後之
間若幸啓手足必當禳我以道服瘞我于支提往來行言時
覓存恤則所懷足矣子若不諱我若此身未亡灑掃塋壙出

入窀穸奉君周旋噫嘻于斯之時以爲謔浪豈悟今者皆各
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蒙允許粵以秋八月
十九日甲申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量
試祕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虔窆公主
于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嗚呼風詠裝裳史稱彤
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况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貴能逮下
忠以導君躬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繇古孰
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于
舊史少識前載歷考往代釐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壺
則家風每挹如賓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穠
矣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

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于柳荷那自久金石著盟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離離啾啾福祿攸歸和樂既濡德音莫違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母師奄摧邦令一人痛毒九有悲詠詔葬于何銅人之阿支提鬱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滂沱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有晉大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

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按高氏緯畧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詠歌憂則嗟嘆思則嘯吟詩云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君詠云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狀其聲氣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爲琴崇飾過甚余不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脣有曲發口

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畧無感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非動唇之謂也天寶末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能作鼓霹靂之引初則聲發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寫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聞者莫不傾慄

至德二年敕天下州縣重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歷初稅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使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罷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者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于銜命于是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百萬者在朝有大清宮太微宮度支

鹽鐵轉運知匭宮苑閑廐左右巡分案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銜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權鹽水陸運管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復選補會盟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為權臣所縮州縣所理後屬中人者有之

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劔于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白投之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大歷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屬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衝朝見則在西常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

在癸則虹見當在丙常時虹影穹崇舉目而望今虹在北又
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茲遠矣略計此當在斗極之北斗極
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遠闕故北
方不得而見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宏靖也婿韋
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五

